

红叶

(北碚区业余文学组作品选集)



重庆市北碚区文教局编印

一九七九年一月

目 录

小说部分:	·江南春雨
学医曹 (123)	草屋麻香日向
新来的女教师	李维品 (1)
找主任	汤才俊 (17)
一张图稿	杜社 (23)
对照	李萱华 (29)
接班	李显福 (34)
接嫂嫂	张义勇 (42)
散文部分:	·史记大话
发条篇	吴道成 (50)
生命的纪录	吴道成 (57)
献给科学大会的诗	唐乾熙 (62)
红叶	唐乾熙 (68)
羌笛声声	傅德岷 (75)
赵老师	尚羽 (81)
故事部分:	·苏阳国集
一张《新华日报》	张义勇 (89)
巧破敌重围	毛迅 (98)
一颗螺丝钉	南征 (108)

驯牛记	冉孟元	(116)
许云峰	任贤	(134)

童话、寓言部分：

唧唧南飞记	王泉根	(147)
向日葵和狗尾草	曹廷华	(153)

短评、杂文部分：

谈“撞车”	吕进	(155)
立片言以居要	吕进	(157)
“记得当年草上飞”及其他	吕进	(159)
“狂人”与“精神饥荒症”	傅德岷	(162)
巨大的历史内容，精妙的艺术构思	曹廷华	(165)
——学习毛主席词《贺新郎·读史》		

诗歌部分：

写在果园的日記	傅天琳	(169)
第一天		
春晨		
果园的花		
云雾中		
秋夜		
编果篓	《人民日报》	第一
总结会	《人民日报》	第二
包装场寄语	《人民日报》	第三

筑路工人的怀念	雨征朴	(179)
锻工的儿子	塞大华印	潘生华
机修工人的歌	孙广坤	
(180)远方来客	雷大山周	周震实
(181)厂区的早晨	董念慈	董念慈
看火镜	面都容笑	吴益周
心愿	吴道成	(189)
总理的足印	蒋季柏	如丰
菜地	金黄苗	贵定
革命的传家宝	王永富	(196)
(182)草鞋	项重阳	张天火
大刀	附	其
锻工小将	口搏出	叶
怀揣一包红岩土	张义勇	(201)
叫我怎么不快活	吴火明	翠峰
江流的启示	贺新	(203)
阿诗玛在人民心中	叶华渝	(205)
扬眉吐气学大庆	徐国志 王长富 李萱华	(206)
矿山的春潮	于林火	
(183)心中的宏图	陈封西	
好门巴	李萱华 徐国志	(209)
红岩村抒怀	傅德岷	(210)
红岩岭上红梅开	赵长海	同众武
教师之夜	曹廷华	(214)
红岩儿女心向华主席	树人	(216)
珍贵的照片	甘剑	丽桂

满怀深情望北京	谭朝春 (219)
华主席领咱学大寨	千人唱工歌
听广播	迎面人工歌
宽阔的大街	王庄 (222)
毛主席纪念堂	邹峰 (224)
周总理笑容满面	舞火春
(08) 春 雨	恩心
丰收的季节	丰收曲总
宝贵的黄金	歌乐章
(30) 回春之曲	宝来封山革命
火红的重钢	张太超 (231)
扎 钢	民大
打出钢口	舞小工歌
(10) 列车驶出重钢	王泉飞等一歌团
钢城的火光	吕光不必忘年柳
乌鸦的羽毛	王泉根 (237)
(20) 公鸡的独唱	中心男声合唱团
(30) S 曲艺部分:	关大娘芦姐鼠趣
火妹子	舞春秋山歌
两姑娘	任贤 (241)
大寨人怒打“白骨精”	张义勇 (247)
万众同谱大寨歌	斯鹏 (249)
抱谷草	高兴明 (255)
(41) 半歌	瞿诚柱 (259)
编者的话	（266）
封面设计	蜀人贵客

人安公”。山僧不觉掉足风里密，脚手且立其破缺。脚……
移。青烟氤氲既又直，于是出舟首。舟中曰仙民关掌者良

新来的女教师

公馆前带遂指製而来的拂空。从木斯也一放春辛作
之公呼斯同。指墨公文，八公一不，不而指墨留
个墨分进。至公心升闻带斯而楚文怀此，丁去尊金庭员人
山游避喧闹，乘轎而至。酒酣耳热，人醉矣十四莫妙
者长吁长，革一案首首而一古声，道是抑扬玉音一曲，出
“。抑扬，黄牛和水，漫野皆登白叶舟，惊长拍歌朴”。

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山区公路上颠簸着，喘着粗气。这是一带瘦脊的黄土山岭，上面复盖着一片苍翠的松林；靠近公路旁边的杂草丛中，这里那里，盛开着一丛丛、一簇簇的乳白色的野花。

“你瞧，这里的花朵开得多鲜艳！”和我挨近坐在被盖卷上的女教师说。她非常年轻，最多二十二岁；脸色黑里透红，鼻尖儿微微往上翘，额角有块伤疤，但从整个脸庞的轮廓和神情来看，她具有一种朴实的美。

我淡漠地往车外瞥了一眼，把头掉回来。在我的对面，那两个押送我们的公安人员，抱着枪背车厢，没精打彩地闷坐着。

汽车怒吼着爬上一座山丫口，车厢猛烈地颠簸一下，我没坐稳，身子倒向一边，女教师忙伸手拉着我的手，接着哈哈笑起来，她的笑声是那么清脆而热烈，象山里淙淙的流水声。押送我们的公安人员用含笑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然后，转向山脚下静悄悄地躺着的一个油绿色的山间湖。

“绿水湖到了！湖边那片土墙瓦屋就是劳改农场所部。”

……喂，好好儿过日子吧，这里风景倒挺不错的。”公安人员带着关切的口吻说，接着拿出绳子，重又把我俩捆着，将双手反剪在背上，象刚离开大城市一样。

汽车穿过一片灌木丛，沿着弯曲的象飘舞的彩带似的公路盘旋而下，不一会儿，就开进劳改农场场部。司机和公安人员到食堂去了，我和女教师被带到场长办公室。场长是个约莫四十多的人，身体壮实，厚嘴唇、塌鼻梁、额颅微微凸出，象一堵红色的悬崖；他把面前的档案一推，抬起头来，说：“你俩的材料，我们已经看过罗，你叫于岗，对吗？”

我淡然点头道：“嗯。”
他向女教师说：“那么，你就是小学教师方丽霞罗”。
丽霞默不吭声。

场长旁边还坐着一个人。他，瘦高个儿，背有点驼，脸型瘦长，下巴尖削，粗略看去，很象一只老鼠。他睁着一对绿豆般的鼠眼，瞅着丽霞说道：“哦，一个多漂亮的姑娘！……真可惜呀！白白糟踏自己的青春。”他扳着指头算了算，“等刑期满时，你的额颅上会象我一样，出现可悲的皱纹了。”
丽霞把头一扬，将额发往后一抛，满不在乎地说道：“没啥了不起。”

那家伙冷笑了下，转脸望着我，问我为什么要写《我爱我的祖国》，当时是怎样想的？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想消灭‘白骨精’、还有你们这些‘老鼠’。”

场长的咀角闪过笑意。
那家伙恼怒了，在桌上一拍，登登登地窜过来，给我脸上几巴掌。

“啪！啪！啪！”我的脑子嗡然作响，口角上淌着热血。但我双手被反剪在背上，不能动弹，只好让血顺着咀角流到我的胸襟上。

场长走过来，将那家伙劝开，说：“这个案子由我来处理。”那家伙看了眼手表，忙着回区上开会，气汹汹地走出门去了。

场长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回转身来，用亲切的目光扫了我们一眼，动手解开捆绑我们的绳子。

“你们受委屈了。不过，想开一些吧，姑娘。”他怀着愤懑的情绪，用一双粗大的手去解开捆住丽霞双手的绳子说：“要讲委屈，你们有陈毅、贺龙元帅所受的委屈大吗？嗯，多少老干部折磨得不成样子！……”

丽霞望着场长，忽然，泪水涔涔而下。
“哎，我不是在给你讲吗？”场长带着责备的口气说：“想开一些，想开一些。”
丽霞用含泪的感激目光，望着场长诚恳、直爽的面孔，微微点了点头。

场长带我们到食堂吃了饭，安排好住宿，说：“你们过两天，再到林场去砍树吧。无事时多看点书。”他从抽屉里取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递到我手中。我双手捧着它，似乎感到精神有了依托。

时间过了两天，我们同劳改犯人去到山里砍伐树木。这里已经地处原始森林边缘，到处古木参天，枯藤满树，豺狼

虎豹经常出没其间。我们砍了几根亮叶桦、扛着往回走。山路很陡，昨夜下了一阵雨，路泥泞溜滑。当我们快走拢鱼溪河——一条兰色的小河，丽霞忽然摔倒在地、随着木料往下滚。我正放下木料奔去救她，忽见两个孩子，从停靠在河岸的木筏上跳下来，跑去拖住丽霞，搬开压在她身上的一根木料。

丽霞从地上爬起来，满身泥污；她仿佛忘了自己，一对乌溜溜的惊喜的眼睛，望着面前的两个孩子——一个是圆脸盘、浓眉大眼；一个脸孔瘦削，头发象一蓬茅草。

“谢谢小朋友！”丽霞感谢道，搓了搓手上的泥巴。
“喔，你们在读书吗？”

两个孩子用陌生的眼睛望着她摇摇头。

“这样小的年纪，怎么不去读书呢？”

“我爸爸说现在到学校去鬼混，还不如给林场看守木材。”那个面孔瘦削的孩子尖声说道。

圆脸盘的孩子瞅了自己伙伴一眼，说：“我爷爷叫我去放羊，他说：‘安安，你还是做点正经事吧、给我去放羊。’可我想给丁丁作伴，就来看守河边的木材了。”

丽霞笑了笑说：“哦，是这样的。”停了停，接着说：“你们应该读书。往后，我教你们读书、唱歌、讲故事，行吗？”

“你在哪里教我们呢？在学校里吗？”

丽霞想了想，说：“不，就在这木筏上吧，我每天要到山上去砍树木呢。”

两个孩子微微点点头。但是，当他们看见从我后面走来的劳改农场走来的犯人时，那个脸孔瘦削的孩子，突然抓住

自己的伙伴说：“快跑，他们是犯人！”接着，两个孩子车身一溜烟跑到河边，跳上木筏。

丽霞脸上罩着失望的神色，良久地呆望着河面。
蓝色的鱼溪河静静地流着，微风吹拂，河水漾着细浪。
两个孩子坐在木筏上，用敌视的目光望着我们。

“瞧，我们真的成了犯人啦。”她瞥了我一眼叹息地说。

我苦笑着。

丽霞眼睁睁望着木筏，说：“要是我能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那该多好啊！”

我被丽霞爱孩子的热情感染着。她出神地望着温柔、妩媚的鱼溪河和木筏上的孩子。

“唉，我离开他们快两个月了。我多想念孩子啊！……晚上，我常常在梦中，梦见我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你知道吗？低年级的学生是很有趣的，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教他们是够辛苦，有时嗓子都要喊哑，从早到晚，你就找不到片刻休息。可是，我还是喜欢和他们在一起……”

丽霞的内心显然很激动，她的这番话语，激起我心中的汹涌波涛；曾记得有人说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己民族的自尊心和对荣誉的尊重程度，往往以对自己教师的尊重态度上表现出来。”然而，目前的现状是，教师被践踏得象草芥一样，那里还有丝毫尊严！……

丽霞见我陷入沉思，拉了我的衣角一下，说：“哦，走吧，我说这些有何用……”

我们又扛着木料，沿着鱼溪河往下走，来到一座翡翠般的山谷，丽霞热汗涔涔，脚也不听使唤了，要歇息一下，我

们便在鱼溪河边草绿如茵的坡地上坐下来。

兰色的鱼溪河静静地流着。微风吹拂，河上漾着涟漪。

丽霞沉默地望着河面。柔和的风轻轻拂动她那乌黑的额发。

“你在想什么呢？”我瞟了她一眼说。

“我什么也没想。你瞧，这河水多兰，多美，……唉，要是我能在那木筏上，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读书，那该多幸福啊！”

我望了她一眼，但无话可说。目前的处境，叫我说什么呢？

我们都沉默了。四周空气仿佛凝固了似的，只有鱼溪河还在无声无息地流着、流着。

然而，在死寂的生活中，有时也要爆发出生命的火花。

那是在洛古村遭受泥石流的袭击之后，丽霞作为一个囚犯在生活中忽然添进了新的内容。她在鱼溪河上，办起木筏小学来啦。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个闷热的七月之夜，空中突然响起炸雷，不一会儿，暴雨倾盆而下。大雨接连下了两天，山洪爆发，洪水席卷泥沙石子呼啸着，奔腾着，以势不可挡的威力，向着绿水湖边的一个村庄冲来。

“不好啦——！快救命啦——！泥石流冲到洛古村啦——！”

这是在临近黄昏时分，场长一听呼喊，立刻把农场的全部犯人集合在饭堂，场长面色严峻地说：“泥石流快冲进洛

古村，凡是愿意去救灾的，都站出队列来。”

除了一个两鬓灰白、面带病容的老人外，没有一个人动。我和丽霞交换了一下眼色，走出了队列。场长望着那些犯人生气了，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蛀虫，没良心的东西！……地震、泥石流，你们倒高兴……哼，你们要留着那条命，等着翻天，还想起来造反哩。”他把手捏成拳头在空中一挥。“……有我在这儿，你们休想起来造反！”

场长说个没完，越说越生气。我和丽霞等不住了，丽霞开口说：“场长，我们可以去了吗？”

场长扭过头来，用赞许的目光望着我们点点头。

我们顶着狂风暴雨，奔向洛古村，已经暮色苍茫了。泥石流象一条咆哮的黄龙，吞掉了半个村庄，剩下的一半，也非常危险，到处是呼喊声、哭叫声；大队支部书记黄金海正带领群众抢险。人们舍不得家里的坛坛罐罐、钵钵缸缸，冒着生命危险在搬运。丽霞跑进一间茅蓬，帮助一个白发苍苍的马加爷爷牵走两条牛；我奔进一间保管室去背粮食。当我背了两袋走出门时，看见洪水在往上涨，旁边的房屋在倒塌。猛然，我发现在暴雨中，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倒在奔流的洪水里。我放下粮袋，急奔向前，我才看清她原来是丽霞！她抱着孩子从水里挣扎着站起来，接着又被急流冲倒。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候，我们场长出现在眼前，他猛扑过去，踩在齐腰深的洪水里，一把抓住丽霞的手。我跳到水里，和场长一起，将丽霞和那个孩子拖了起来。

丽霞看见孩子是活的——就是那天坐在木筏上的那个瘦削脸孔、头发像一蓬茅草的孩子——她紧紧地抱住他，往农场走去，因为整个洛古村在转瞬之间，被泥石流削平了。

次日中午，黄金海和马加爷爷来劳改农场接孩子，并向丽霞表示感谢。

丽霞笑望着黄金海说：“金海同志，要是你信得过我，就把孩子交给我教吧，现在正是星期天，我可利用空时教他们读书，唱歌。”

黄金海想了想，爽然说道：“行。有你这样的好老师，我百个放心。”

“四

“你瞧，我不是有几个学生了吗？”丽霞兴奋地向我说。山区的阳光，在她那黑里透红的脸庞上镀上一层金色，使她显得异样的美。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在兰色的鱼溪河边的木筏上，坐着几个孩子老远向丽霞招手。丽霞也频频招手，加快脚步向河边走去。鱼溪河仍然是那样兰澄澄的，微风吹拂，河面漾着细浪。我蹲在河边，捧起清亮的河水，慢慢饮着。

丽霞跳上木筏，几个孩子亲热地将她抱住。我离开河边，向林区走去，从我后面传来丽霞的动人歌声：

水漫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

歌声渐渐隐没了。我沿着山谷走进茂密的林区，这儿长

着高大的亮叶桦和各种杂树，藤萝拼命往树上爬，将树干紧紧缠绕着。我用斧子砍掉了缠着亮叶桦的藤萝。在我的附近，是劳改犯们的一片叮叮当当的伐木声。

我挥斧砍树，由于用力过猛，再加之体力不如过去，不一会儿，我就感到很累了。

我坐在地上歇息。

一个年轻人的犯人走来向我要火吸烟，我带着好奇心向他问道：“喔，你们这里都是犯人吗？”

青年犯人说：“不瞒你说，我是开车压死了人。他们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强盗、杀人犯、可是，那个老头儿，原来还是个红军哩！”

“谁？”

“前面那个砍树的老头子。”

我不禁一惊，抬眼看去，一个老人光着头，身穿一件汗衫，在挥动斧头砍树，他显然很吃力，砍几斧子，又停下来用手背擦汗。

我向青年犯人问道：“你知道他的案情吗？”

他摇头道：“谁知道？他很少讲话。干活倒不偷懒，听说他患肺心病，不久前昏倒过一次。”

我沉默了。

晚上，我从场长那里隐约知道，老红军的被捕，和当前政局有关。据说，他在公开的场合说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又说1975年，邓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就是很有成绩：钢铁上升，交通正常，教育开始好转，人民生活得到重视……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好同志打倒呢？他说这番话后没几天，就突然被抓了。

这天晚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丽霞、老红军的影子，在我脑海里交替出现，我想起老红军在深山密林里，默默无声地砍树的形象。啊，几十年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功臣，由于坚持真理，却被那伙野心家打成罪人！生活，你竟被颠倒到如此地步！

我变得更加沉默起来，仿佛在我的心上，有沉重的铅块压住似的。丽霞用歌声来安慰鼓舞我，她说，山区的孩子很纯朴聪明，他们已经学会唱《红梅赞》，而且唱得很有感情。

我说：“好是好，可你救得了眼前千千万万正在受着戕害的孩子吗？”

她说：“教育，就是一场争夺战。为了使眼前的孩子不致变成畸形儿，我有责任继续战斗。”

丽霞每天又忙碌起来，场长有意安排她在鱼溪河边守木材，为的是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在木筏上教学。现在，“木筏小学”的孩子已增加到九个。好心的马加爷爷给她制了一块小黑板。丽霞认真备课，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讲解，她还给孩子们讲毛主席、周总理青少年时期的故事。

孩子们最喜欢唱《红梅赞》，这首歌在山区很快传开来。无论是在绿水湖畔，还是在鱼溪河边，到处都可以听到动人心弦的歌声。从这歌声里，更加引起山区人民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怀念。

然而，当这首歌传到区革委付主任吴正清（就是那个象

老鼠一样的家伙”的耳中时，他恶狠狠地咬着牙。这个家伙的脑子里浸透着资产阶级的名位思想，他从一个乡文书靠造反起家，爬上了区革委付主任的宝座，他总结了一条经验，就是做人要善于投机取巧、心狠手毒、处处按“中央首长”意志办事，保管吃得开。因此，“中央首长”说某人是“呀呀鸣”，他也鹦鹉学舌地跟着说。当有人反对周总理，不准开追掉会、不准戴白花时，他也一付凶相地强迫山民们把白花取下。现在，在这绿水湖畔，忽然传来清脆的《红梅赞》的歌声，他听着、咬着牙、撕着指甲，打定主意，决心要在他所管辖的这块土地上，消灭一切敢于违反“中央首长”意志的声音。
“小车，跟我把人带上，去抓那些唱歌的。”他向一个带枪的青年人说。

“是。”带枪的青年说。于是，跑去把小兄弟们叫来，由吴正清亲自带队，去抓唱歌的了。

抓人的消息传开后，丁丁和安安约着孩子们商量了一阵，准备要和老鼠“对着干”，他们跑到绿水湖四周的包谷林里埋伏起来，叫着“打游击战”。

吴正清一伙的行动，活象当年进山的日本鬼子，鬼鬼祟祟地带着小兄弟们在山中搜寻。可是，村子四周鸦雀无声，连一个影子也没有。吴正清正挥手叫兄弟们往回走，忽然，从附近的绿色山岗上，传来《红梅赞》的歌声：

红梅花儿开，
朵朵放光彩。
凌寒独自开，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

吴正清慌了，忙叫兄弟们去抓。吴正清

然而，在南面的山岗上又唱起来，紧接着只听得东边在唱，西边也在唱，绿水湖四周的山岗上都在唱。吴正清的瘦尖脸气得煞白，他咬着牙，撕着指甲，不知如何是好。还是那个叫小车的青年人向他建议说：“我们冲上去，只要抓住一个就好办了。”吴正清说：“好吧。”于是，他们向山岗上冲锋，当他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山岗上时，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见到。孩子们已经转移阵地了。音傍晚，丁丁和安安绘声绘色地把白天捉迷藏的事告诉丽霞，她哈哈笑了。她要我陪她去请老红军给孩子们讲长征的故事，我答应了。

我们去到厨房后面，我到了老红军，他正在劈柴。丽霞向他介绍《木筏小学》的经过，我在旁边观察他。他两鬓灰白，面带病容，颧骨凸出，显得很苍老，只有额角的弹痕，还记录下战争年代硝烟弥漫的生活。

丽霞谈起敬爱的周总理，谈起山里人很喜欢她教的那支歌。这时，老红军从沉默中抬起头来，怀着对总理无限崇敬的感情，眼里闪出亮光，说：“周总理赤胆忠心，光照日月。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是值得我们子子孙孙作为榜样去学习的。”他的目光移向丽霞，称赞地说：“你做得很对，真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丽霞垂下眼脸，腼腆地说：“红军伯伯，你过份夸奖我啦！”停了停，她用那对黑亮的眸子，望着老红军说：“我能这样，还不是因为党支持我，群众支持我，我有责任唱出人民的声音！”